

陳復禮傳



K825.7=7/1

陳復禮傳

丁遵新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85512

547964/10



序

在中國，以攝影家身份入傳的，據知，陳復禮是第一人。

朋友們聽說我在寫傳記，頗為驚疑。

我在報刊當過20多年攝影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主要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攝影理論研究。讀完《蘇聯攝影四十年》，感到中國的攝影理論建設應從攝影史入手，但苦於資料難求。八十年代，美學熱潮席捲全國，對於攝影美學也頗有興趣。更多的時間是在幾所高等學校兼職講授攝影藝術概論，零零星星寫過一些理論評論文章。雖然在大學學過中文，還在中學教過三年語文，但從未想到寫攝影家的傳記。

攝影太容易，登堂入室也不難。急功近利和輕視理論是攝影界的“常見病”。說理論重要的人不少，說攝影理論貧弱的人更多，但研究攝影理論的機構沒有，有的只是各自為戰的散兵游勇。理論界、文藝界的熱門話題在攝影界總有些回應，但也是零零星星。“新三論”、“本體論”等，都熱過一陣子，移植來卻難以生根。

理論只能來自實踐。攝影理論的構建離不開思辨，但更主要的是依靠大量的、豐厚的、成功的實踐。一幅作品的拍攝經過、一幅得獎作品的創作經驗都固然有用，但更為重要的是攝影家、攝影大師的人生之路，及其成才之道。攝影史不是由獲獎作品堆砌起來的，而是由獨具風格的攝影大師的長期實踐所譜寫成的。既要研討創作成果，更要研究創作主體，研究攝影家，研究人。傳記不等於理論，但它是理論研究的基礎工程。由個體到本體，由具象到抽象，這是理論構建的必由之路。

由是，萌生了撰寫攝影家傳記的念頭。

傳誰？攝影藝術雖然年輕，但名家燦若星河。

有人說，倘若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大陸第一批引進的攝影家不是陳復禮、簡

慶福、錢萬里，而是馬克·呂布、薩爾加多，又將如何？姑且不談其結論怎樣，陳復禮、陳復禮的“畫意”攝影對中國攝影歷史進程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要研究中國當代攝影而不去研究陳復禮是不可能的。

1994年，港澳攝影學會在“第二屆華人攝影家影藝研討會”上正式授予郎靜山、吳印咸、陳復禮三人“攝影大師”名銜。攝影家榮獲“藝術大師”頭銜，這在中國攝影史上尚屬首次。港澳攝影學會是港澳地區的民間團體，但它的遴選目光正是當代中國攝壇的共識。

三位大師，三個地區，三個年齡層次，三種不同的風格，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三位大師都值得大書特書。郎靜山久居台灣，直到1994年才有謀面之緣；吳印咸由於工作和身體的原因，多年以來很少參加攝影界的活動；陳復禮精力充沛，廣結善緣，兼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加上香港地位的特殊性，攝影界的許多重要活動他都是座上嘉賓，見面的機會自然多一些。

就地域而言，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地；就風格而言，“陳氏風格”由寫實而畫意，進而寫實與畫意相結合，承續古今，融合中西，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現代性；就資料而言，陳復禮出版過多本畫冊，寫陳復禮的文章多，資料容易得到。再說97年前後，時值陳復禮大師80華誕、從影50周年，又是香港回歸祖國的日子，為陳復禮作傳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攝影的機遇性很強，依靠偶然和巧妙的迎合本領，確能拍出幾幅好照片，可以此獲取若干大獎，乃至“家”的桂冠。但決沒有依靠偶然性成為攝影家、攝影大師的。攝影大師的標誌是穩定的創作能力，豐富的藝術成果，獨特的個人風格。陳復禮由店員到攝影大師，走過了漫長的人生道路，藝術實踐長達半個世紀，題材的時空跨度大，作品豐厚，“陳氏風格”幾經嬗變，雅俗共賞，在海內外具有相當的知名度。當然，實踐不等於理論，但成功的實踐之中，必然蘊涵著普遍的規律。現象不能代替本質，作為藝術大師，作為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現象，陳復禮的生活道路和藝術實踐是複雜的，一時也許難以解說清楚。正因為這樣，揭示陳復禮現象的內涵，展現大師的心靈世界，才具有特殊的意義。

大學者錢鍾書說，你要知道一個人，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這話頗深刻。從某種意義上講，傳人就是傳己。一個人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看待別人的。我只能寫出我所認識和理解的陳復禮。如果換一個人來寫，肯定和我寫的不一樣。不然就不會出現一個傳主有幾本傳記的事。我和陳復禮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生活經歷差異更大。“攝影記者”在我是一項職業，也是謀生的手段，“遵命”是本份。而他，作為一個企業家，參與攝影創作的心態卻完全不同。再加上材料、寫作水平的局限，我完全相信今後若再有人來寫陳復禮，肯定會比我寫得生動，寫得好。

傳記的寫法很多，至少可分為“文傳”、“評傳”，即文學傳記和評論性傳記。前者重形象描繪，後者重條分縷析。還有“傳記小說”，似乎應列入小說創作一類。作為一個攝影人，看陳復禮或多或少會側重於攝影的聚焦。由於長期從事攝影理論和評論工作，下筆之前一再提醒自己，以敘事為主，以寫人為旨歸。但做起來並不容易，對材料的取捨仍然有過多的理性色彩。按照傳記體例嚴格要求，這一本傳記也許不夠規範，既不是一本純粹的“文傳”，也不是一本標準的“評傳”，而是“文”、“評”交雜，不類不倫，只好說這也算是一種寫法吧。

攝影容易入門，攝影容易形成熱潮，攝影人也容易露臉，而攝影家在人們心目中份量卻很輕，雖然很少人會如此直說。為甚麼呢？除了攝影隊伍的整體素質不高以外，人們對攝影家的艱辛、底蘊也知之甚少。為陳復禮作傳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讓我們的社會認識攝影人，認識攝影藝術，而不是為攝影人尋找一條登上領獎台的道路。

讓攝影圈以外的人來讀陳復禮、認識陳復禮，這是我的願望。但我知道很難，因為陳復禮是大師，不是“星”，而我更不是。

但願多少有一些圈外的人會翻一翻這本書。

丁遵新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於東湖之濱

目錄

序

第一章 官塘歲月

- | | |
|--------------|----|
| 一·“復禮”的由來 | 12 |
| 二·水墨畫、潮樂和木魚書 | 14 |
| 三·坐看牽牛織女星 | 15 |

第二章 韓江風雲

- | | |
|--------------|----|
| 一·韓公的魅力 | 22 |
| 二·留連忘返湘子橋 | 26 |
| 三·“九·一八”炮聲隆隆 | 28 |
| 四·抗日有罪 | 31 |

第三章 “過蕃”前後

- | | |
|-------------|----|
| 一·好男兒志在四方 | 38 |
| 二·極目天涯 蒼波無際 | 42 |
| 三·飽嚙“過蕃”滋味 | 45 |

第四章 洛坤八載

- | | |
|-------------|----|
| 一·“不如歸去” | 50 |
| 二·拘留所待罪記 | 54 |
| 三·第一聲“咔嚓” | 57 |
| 四·給兒子取名“武雄” | 59 |
| 五·湄公河上戰火紛飛 | 63 |
| 六·落伍的孤雁 | 65 |

第五章 “六死之路”

一· 那把山難如上青天	76
二· 座席裏面有文章	78
三· 泰華行的誕生	80
四· “黃金”離“黃泉”僅一字之遙	83
五· 劫後餘生	85

第六章 涉足攝藝

一· “戀畫情結”的萌發	94
二· 紅燈下的黑白世界	96
三· “色調老師”陳芳渠	99
四· 用照相機作畫	103

第七章 初露鋒芒

一· 《香河朝汲》	108
二· “戰歟？和歟？”	111
三· 越南攝影學會的誕生	114

第八章 香島滄桑

一· 《流浪者》	122
二· 打進沙龍	125
三· 震撼人心的《血汗》	127
四· 合創華人攝影學會	135
五· 雙重性格的攝影家	140

第九章 漓江之戀

一· 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146
二· 青山看不厭，流水趣何長	148

第十章 走出沙龍

一· “傻瓜”也可以點綴人生	154
二· 何謂“世界十傑”	159
三· 走進黃山	161
四· 寫實為經，畫意為緯	168

第十一章 愧名復禮

一· 鏡頭前後的《搏鬥》	172
二· 被顛倒的是非	176
三· “陳復禮名號而已”	178

第十二章 情繫青山

一· 火焰山下情如火	184
二· 飛來石上痛快淋漓	187
三· 九華蒼濤	194

第十三章 譽滿京華

一· 光圈水墨兩難分	198
二· 京華攝壇添異彩	201
三· 作為新的起點	205

第十四章 鏡中詩心痕

一· 春深稚子家	208
二· 破曉	212
三· 莫辜負三春楊柳	215

第十五章 影畫合璧

-
- | | |
|---------------|-----|
| 一・“源於自然，勝於自然” | 220 |
| 二・“合璧”的由來 | 223 |
| 三・“合璧”起風波 | 228 |

第十六章 耄耋變法

-
- | | |
|-----------|-----|
| 一・“芙蓉鎮”夜話 | 234 |
| 二・金頂攬勝 | 239 |
| 三・長江魂 | 244 |
| 四・臥龍飄雪 | 247 |
| 五・裂脛之作 | 251 |

第十七章 雅俗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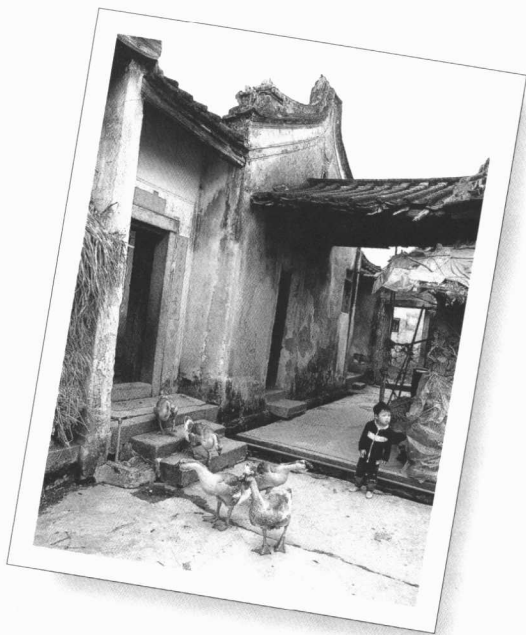
-
- | | |
|---------------|-----|
| 一・政協委員的責任 | 256 |
| 二・香港的《吃水難》 | 258 |
| 三・《九斤老太》與《榮歸》 | 260 |
| 四・八十自述 | 263 |

第十八章 歷史聚焦

-
- | | |
|-------------|-----|
| 一・珍貴的歷史瞬間 | 268 |
| 二・開創華人攝影新紀元 | 271 |
| 三・潮汕之春 | 273 |

附錄：陳復禮創作年表

後記



第一章

官塘歲月

人類呱呱落地的哭聲和模樣，似乎沒有多大差別；
經歷造就性格，也造就他的全部事業。

一 “復禮”的由來

濱海地方的初夏，太陽早早地就跳出了海面。

民國五年，歲次丙辰，即公元1916年的7月20日，農曆六月二十一日，黎明時分，伴隨著一陣呱呱的啼哭，廣東潮汕地區潮安縣官塘鎮石湖村陳家添一男丁。雖然男嬰前面出世的是兩個姐姐，但他的誕生並未給陳家帶來特別的歡樂。

“怎麼樣，還好嗎？”產房裏一陣忙亂過後，陳必名進去親切地詢問妻子。

“像你哩！”妻子劉福輕輕地展開包被，露出嬰兒的面孔，心裏頭感到甜滋滋的，“你看取個甚麼名字，該熱鬧熱鬧吧？”

第三胎才生了個兒子，他很能體會妻子的心情，會心地笑了笑，卻未置可否。

官塘名為鎮，實際上是倚山傍河的一個龐大村落群，由一些大小不一的村落組成。兩個大池塘形成天然的中心，眾多房舍環繞著池塘先後建成，形式各異，朝向也並不規整。群落之間，形成狹窄縱橫的巷道。石湖村是臨近東邊北溪河的一片房舍。

在官塘，陳家算是一大旺族，祖上頗有些產業，由於家族愈滾愈大，管理失當，加上明末清初幾經動亂，家道日漸中落，傳至必字一輩，祖上的田地房產已所剩無幾。

陳必名，字傳初。兄弟四人，他排行第四，從小在私塾攻讀四書五經，喜愛潮州音樂、戲曲，尤其醉心於筆墨丹青。剛結婚就自立門戶，一切內政、外務都交由妻子掌管。按說中年得子是人生一大喜事，但他不特別看重子嗣傳宗，加上手頭並不寬裕，雖然心裏高興，卻也不願大肆鋪排張揚。

在官塘鄉一帶，素有擺“丁酒”的規矩。誰家生了男孩，要登記，並在開春後大宴親朋，擺一天的流水席。窮人家為了面子，為了圖吉利，借債也要辦“丁酒”。有的實在無法，生了老二就只好賣掉老大。

傳說有一天，族長見一對夫婦抱著一男嬰，正打算在塘邊溺死親生兒子。究問其原因，竟是因為無錢辦“丁酒”，若不溺死小的，就得賣掉大的。族長為之震驚，決心從此取消祖宗傳下的這一陋習。

陳必名的長子出世時，已不興擺“丁酒”了。但他對此早有不滿，這也是不想鋪張的緣由之一。

三朝那天，三親六眷來了不少。石湖村是個大村子，有一萬多口人，姓陳的就佔了一大半。

“兒子取了名字沒有？”“叫甚麼？”人們恭喜賀喜之餘，首先想到孩子的名字。

“取名‘復禮’，小名‘漢欽’。”必名要緊不慢地宣告。

“‘復禮’，好，小傢伙眼睛有神，是一個福相。”

陳家輩份的排列，分內外兩種。對外是按“文王若復作，英雄森繼起”排列；對內是按“德業必同天，歷嗣延千澤”排列。必名按對外的排法是“若”字輩，兒子就是“復”字輩了。莊稼人對名子並不十分看重，但他第三胎才生了個兒子，這就值得慶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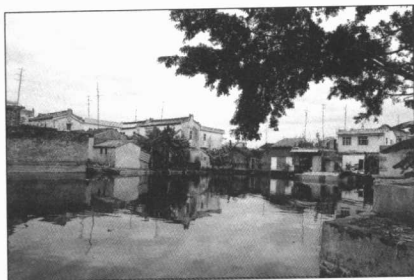
必名是老么，多讀了幾年書，但時運不濟，既沒有趕上科舉，對新學也格格不入。當時，兵荒馬亂，連年歉收，人心不古。在必名看來，禮教衰微是時事的癥結。他牢記著孔子的教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

對於古人的話，必名深信不疑。和“復”字相連的，他首先想到的是“復禮”。

“復禮”是兒子的代號，也是自己的希望。以後他給次子取名



官塘家鄉一景（丁遵新攝）

“復基”，三子取名“復疆”，更可看出他的用心。但他萬萬想不到，正是這個“復禮”，在50年後卻給他兒子惹了許多麻煩。

三朝當天，陳家沒有大擺宴席，倒是舉辦了一場小小音樂會。村子裏會吹拉彈唱的人差不多到齊了，親朋滿座。有吹噴吶的，有拉二弦的，有鼓，有鑼，有鈸，吹吹打打，加上潮州戲清唱，像過節一樣一直鬧到三更天。

二 水墨畫、潮樂和木魚書

潮汕地區處於閩(福建)粵(廣東)交界的五嶺東隅，向稱嶺東。西北靠山，東南面海。1856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汕頭就被闢為通商口岸。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機遇，造就了潮汕人濃厚的商業意識。潮汕是全國有名的僑鄉，潮汕人旅居海外的多達1000餘萬人。早在前清時期，“潮州幫”在海外特別是東南亞商界，就負有盛名。“潮汕文化”也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潮州方言、潮樂、潮戲、潮州工藝品，乃至潮州菜系、潮州功夫茶，等等，都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地方色彩。

陳必名無心經營土地，也不精於計算，但飽讀詩書，見多識廣，在藝術方面又頗有靈性，琴棋書畫樣樣都行，在官塘鎮略有聲望，無論長幼都稱他為先生。

陳必名和他的父親屬於“婢生”。所謂“婢生”，是指富裕人家娶奴婢為妾所生養的子女。婢室只能稱自己的親生兒子為“少爺”，不能分遺產，不能上族譜。婢生子女雖然在名份上與嫡生同等，實際上倍受歧視。但婢生子女往往更爭氣，更齊心，也更有出息。結果，婢生子女的社會地位反而更高。

由於父親去世早，陳必名15歲就被送到潮州城裏學畫。一則喜好，二則學一門謀生的手藝。他跪在地上，實實在在地叩了三個響頭，拜當地最有名氣的國畫師詹雲老先生為師。從打雜掃地、為師

官塘舊居。這裏留下了陳復禮童年和少年時期許多美好的記憶(丁邊新攝)



傅端茶倒水、磨墨洗硯幹起，先習山水，後專攻人物。他從師三四年，雖然沒有成氣候，但那一筆好字、一手山水花鳥畫，也很逗人喜愛，在官塘、潮安都還有些名氣。除了鄉友鄰里之間應酬餽贈以外，有時也出售幾幅字畫補貼家用。

除了學畫，家裏也請過樂師來教琴、教唱。所以，陳必名潮州南曲、潮州戲都能唱，二弦還最拿手。那年月，鄉間沒有甚麼娛樂活動。勞作了一天之後，三五同好聚在一起，擊節彈唱，也是一大樂事。必名自然是主角。這樣的聚會，除逢年過節以外，每月最少也有兩三次。

必名還喜愛種花、養鳥。結婚不久，四兄弟就分家了，各自立門戶。必名的房屋不算寬敞，倒也別致，收拾得清清爽爽。左右兩進，都是一廳、兩廂帶一個天井的格局。左邊是後來擴建的，兩層樓，廊柱和坪台有點西式色彩，而檐飾、壁畫又都是十足的傳統風味。中間，有一道花園式的圓門，把兩個小院隔開。他在前院中心擺了一個大龍缸，種有蓮花，加上盆栽的月季、杜鵑、黃梔、九里香、米蘭等四季花卉，滿院五彩繽紛。

必名的妻子劉福，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生性和善。雖是山裏人，沒有上過學，識字不多，但能誦讀“木魚書”。“木魚書”者，是粵語的口頭文學，多是些勸人行善的傳統故事。論文墨，講才幹，必名在鄉鎮不難弄個職位。但他生性高傲，不甘與鄉吏士紳為伍，卻醉心於吟詩作畫，悠然自得。而一切家務，包括子女教育、往來應酬，都勞駕妻子操持。

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陳復禮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三

坐看牽牛織女星

陳復禮8歲發蒙，上了6年小學後，又上了1年私塾。

官塘陳氏宗族的祖輩頗有見識，留有一份公田，每年收益撥作

子孫的教育費用。村裏自辦了一所小學，適齡子女都可以免費讀書。小學裏教的是新學，有自然、數學，國文也是白話文，“四書”、“五經”不沾邊。必名對這樣的安排總感到有些缺憾。復禮在村裏小學畢業後，他又自己花錢，讓兒子在鄰村讀了一年私塾。

和村裏的“洋學堂”相比，鄰村私塾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天地。陳復禮對國學有濃厚的興趣。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復禮思而不解。

“先生，知道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麼又是知道呢？”讀過6年小學的復禮，不甘心囫圇吞棗。

“就你話多，背熟了再說。”私塾先生是從鄰近村子裏請來的一位老先生。他教書只管認字、寫字、背書，不作講解。每篇文章圈點、領讀一遍，按時背誦。

一年之內，復禮讀完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及《古文觀止》、《左傳》，同時還讀了不少古典詩詞。一本《千家詩》，他能從頭到尾背誦如流。和深奧的古文相比，他更喜歡詩詞，讀起來朗朗上口，而且詩中畫歷歷在目，詩中情更是令人心曠神怡。

“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
坐看牽牛織女星。”

杜牧的這首《秋夕》詩，讀起來好像是由自己心裏自然而然抒發出來的。在復禮眼前，展現出炎夏季節，和媽媽、兩個姐姐，帶著弟弟在門前大榕樹下乘涼的情景。

“那像彎彎的幾顆星旁邊的一顆亮星是牛郎星，像梭子的星星旁邊的那一顆是織女星，中間是銀河。他們每年要到七月七日，才能在鵲橋相會一次……”。母親的聲調總是那麼緩慢、低沉。她